

昭山夜话

昭山月色

◆南山竹子

中秋节总是悄然而至。今夜的月亮圆得很美丽,仿佛嫦娥的眼睛,清澈里蕴含着妩媚。今夜的月色很辽阔,犹如月亮在大地上行走,人在其中像一颗星星,也熠熠生辉。在昭山脚下朋友的家里吃罢很晚很

晚的晚饭,我和他上了昭山。弯弯曲曲的古隘道在月色里好似五线谱的旋律,我们的每一步是一个音符,把月光歌吟的节奏从山下击到山上,让米芾的“山市晴岚图”平添了几多活泼,几多激情。

于昭山古寺的坪前,我们席地而坐,摆上月饼,斟满小酒,赏月的序幕徐徐升起。山上的树木在今夜格外岑寂,鸟儿的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。”与其说是想起王维的诗,不如说是与王维一起赏月,这不,我们的酒杯里分明有他的笑靥。古寺也格外宁静,它是在独自赏月,还是在看我们赏月?依稀的钟声似乎告诉我们,它在与佛一起看白云绕月,瞧玉兔与云共舞。其实,此时的我们不仅在赏月,也在聆听佛的心声:慈悲为怀,生命如月,月净人净,世间清静。周武王的曾孙,周昭王是否也在赏月?这个周朝的第四代帝王曾经南巡至此也歿于此,他的灵魂也许在每年的中秋夜与月话愁肠。山林在晚风里轻轻摇曳,好像他在招呼月亮的登场。

朋友阿东喝了一口酒,立起身来,指着山下的“石港远帆”的景点说,今夜的月亮泊在了石港,长长的湘江就是长长的月亮。我很喜欢他的话,也对他说,今夜的月

亮在“狮子啸月”的地方徘徊,整个昭山像狮子的悠闲。阿东说,在狮子身上赏月,怕吗?我说,月在上,佛在上,怕什么呢。狮子如果对月狂啸,多么壮观,千载难逢的机会啊。“狮子啸月”的景观绝非凭空臆想出来的,就算是臆想,也很美丽。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对月呼啸,一定是虔诚于月亮,或许是爱慕月亮,那种啸其实是唱,唱出心灵之声:月净狮也净,月欢狮也欢!

我端着酒杯,信步来到“伟人亭”。亭子涂满月色,亭檐月色轻滴。我用酒杯接月色,酒香四溢,月色满杯!哦,今夜的月亮在我的手中,我是那酒杯,还是那月亮?毛润之的诗句跃上心头:“西风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,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。”一个“碎”一个“咽”,一个“霜”一个“月”,红军胜利的凯歌在忧郁的浪漫里穿越时空,响彻我的胸怀。“伟人亭”仿佛毛润之站在我的身旁,确切地说是当年毛润之在昭山晨读夜思的身影立于我心上。我如那月,豪情漾起,荡过山林,将前山的“桃花烟雨”之景点染得雪白。

回到寺庙的坪前,我们举杯邀月。月在我们的酒杯里浮漾,如同李白在我们眼前舞剑。《月下独酌》里的李白很孤独,但他的诗却轰轰烈烈了一千多年,孤寂与轰烈像是双胞胎,月下的轰烈是孤寂,日下

的孤寂是轰烈,岁月总是这样诉说着。我对阿东说,看看你门前的那口池塘,月亮在那里洗澡呢。阿东说,今夜它的洗澡很赤裸,也很赤裸。我有些佩服阿东的语言,他尽管不是哲人,却有哲人的思维。赤裸如果不赤裸,再干净之地也不会雪白;赤诚如果不赤诚,再清静之地也不会白如雪。月色的无声之语像佛的告诫,让我的灵魂雪白雪白。

月亮在中天行走,旁边白云袅袅,湛蓝的天空好似湘江流淌。月在湘江里,湘江在月中,在昭山之巅欣赏这样的景致,人如画,山如画,庙如画,林如画,水如画,实在很妙。假如在南岳,假如在东岳,假如在西岳,假如在北岳,假如在中岳,不一定有这样的美妙之感。依水突兀,不依傍的个性是昭山赏月中的最高境界。境界是有质地的,高的山不一定质地厚重,小的山或许质地深沉,自然的哲学往往超越了社会的哲学,至少苏格拉底是这样认为的,我也一样。

酒喝完了,我们下得山来。宋人刘锜的词耳边响起:“竹引牵牛花满街,疏篱茅舍月光筛。三千里地无知己,十万军中挂印来。”我喜欢“疏篱茅舍月光筛”一句,是茅舍筛月光呢,还是月光筛茅舍?两者均可,如果只理解一种,诗人的寄意便平淡

了。我也喜欢“三千里地无知己,十万军中挂印来”两句,刘锜的气势很磅礴,正如今夜之月磅礴于天地之间,何愁无知己呢?你看,我的朋友阿东,阿东的邻居昭山,昭山的伴侣古寺,古寺的伙计钟声,钟声的近邻江水,都是知己。当然,落魄时的自我,自然孤独,知己没有。其实,这是心理的感觉,在孤寂中寻找清新,知己如同今夜的月色,漫山遍野处处皆好友。

今夜的中秋节,我在淅淅沥沥的雨中醒来,怎么在这样的情境里呢?原来,上述我和阿东的中秋赏月不是今夜,而是去年的此时。今夜有雨,风声呜咽,中秋的赏月只能在梦里重现。还好,风雨很快歇息,月亮悄悄露出笑脸。此时的昭山一定很美,月色一定很干净。我赶紧给阿东去电话,请他上山赏月,带上我的思念和情感。阿东在昭山之上回了电话,他说昭山今夜的月亮湿漉漉的圆,水淋淋的光滴在身上很是温柔,但他感到寂寞。我说,你用手指月,手便有了月亮,“狮子啸月”还羡慕你呢,寂寞何有?阿东连连说,是,手指月,寂寞去,好生惬意。其实,此时的我不仅用手指月,也指着昭山,我的内心和我的屋子,月光雪白。我想去捕捉阿东说的孤寂,捉来捉去,满手的月色,那是明天朝霞的水仙啊。

景点漫游

宋家祠堂

◆方欣文

祠堂,一个家族的庙宇,寄托祖先灵魂的殿堂,庄严而神圣。曾经风行华夏千年,禁锢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,统领着家族历史前行;教习忠孝仁义,推崇天地君亲师;宣讲家族荣耀,实施三六九等;繁衍子孙孙贤,凝聚家族力量。封建王朝在历史的浪潮中不断改朝换代,祠堂却焕发着千年的光辉,最终大多数还是被历史的波涛淹没,只有少数躺在历史的河岸边奄奄一息,诉说着曾经的辉煌。

湘潭昭山的宋家祠堂,依然还在,不过只剩下三分之一规模。断墙残壁处芳草萋萋,婆娑绿荫下瓦砾呻吟,马头墙还在炫耀祠堂主人金戈铁马时留下一片片断简残篇的战绩,将凯歌和笑声在风中一次又一次播放。

宋家祠堂的始迁祖为宋玉甫,宋玉林、宋玉尔三兄弟,宋玉甫于明初由长沙右营总旗奉诏征辰州九溪蛮,获授锦衣卫正千户;宋玉林明洪武5年以平铜鼓蛮功授通判;宋玉尔进取金川,调平九溪蛮功授锦衣卫指挥使。明洪武22年,奉旨屯田,宋玉甫屯湘潭迎春桥,宋玉林屯湘乡斗阁楼,宋玉尔屯湘阴,继屯湘潭昭山。清乾隆52年丁未(1787年),三兄弟的子孙三大房合建总祠于昭山东麓。祠堂坐北朝南,面对湘江,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以上,为三进四合院。一进为大门及接待用房,二进为钟楼和戏台,三进为供奉祖宗牌位的祖宗堂,祖宗堂两边杂屋为守祠人居住,二进至三进的两边为厢房及厨房,中间是一空坪,祠堂可以容纳几百人祭祀,规模在当地首屈一指。宋氏家族一般于农历10月祭祖,平常由守祠人照看香火,维护。

徘徊于祠堂旧址,试着去理清这个家族的精神和传统,耳边仿佛响起

了宋氏家族征战的号角。宋氏家族出过不少从军的人才,从他们的始迁祖开始,到宋扬晖中将以及宋英仲将军等都有从军的历史,但经历过多次惨烈战争的当数抗日将军宋英仲。

宋英仲,字增馥,1894年4月生,湘潭县昭山乡玉屏村人(当时行政区划)。1915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骑兵科。1937年李觉出任国民党第七十军军长,宋英仲随任第七十军精锐部队十九师少将参谋长,参加了淞沪会战、武汉会战、南昌会战、长沙会战,率部浴血奋战,屡挫敌锋,1939年6月升任第七十军副军长。1940年11月兼任一〇七师师长,1941年参加上高会战,奉命率部在石岗、大城、奉新、靖安一线坚守,不畏艰险孤军深入敌后,包围、切割日军第三十三师团,使该师团溃败,为会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1949年4月,宋英仲任长沙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,其间,尽力维护和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,维持社会治安,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。8月4日在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起义,1949年8月任人民解放军长沙警备司令部高参,1950年6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。宋英仲于1955年去世,享年62岁。

也许昭山是一块宝地,宋家祠堂历经明末张献忠之乱、清初三藩之乱、萧朝贵攻打长沙、日军驻扎、火烧易家湾等波及都完好如初。只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因年久失修而大部破败倒塌,部分因居民新建房屋被拆,才形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祠堂的风光不再,但他们的后代却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。

草木世界

童年时期的草木虫鱼

植物,叶子成对分布在藤的两边;鱼腥草多是在湿润的田埂旁,扯一片叶子就能闻到浓浓的腥气。偶尔还会发现树枝上挂着透明状的蛇蛻,有着完整的蛇的形状,手一揉,沙沙作响。蛇蛻可解毒,挂在路边的机会也不多,每次看见,我都欣喜异常。

那时候,吃的东西可多了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桑葚和葛根。家后面就有一棵大桑树,也不知栽了多少年了,两个小朋友手拉手才能围住它。每年桑葚成熟的季节,我们总拿着晾衣服的竹竿去敲。熟透的桑葚乌黑透亮,入口即化,我们一口

气能吃下半篮子。而葛根,藤蔓攀爬得到处都是,农村随处可见。葛根粗圆,长得极肥,挖出来后洗净泥沙便可以吃。长大后去吉首,发现当地有小贩将葛根洗净煮熟来卖,一试居然别有风味。至于现在超市里有卖的葛粉、葛根槟榔等东西,这是制作后的产物了。

山里风物宜人,春天有蕨菜,秋天有野柿子。水里也不逊色,夏天有莲藕和菱角,还有一种叫水葫芦的植物,浮在水面上,繁殖得很快,能开出淡紫色的花朵,很是漂亮。不过后来听说这是外来物种入侵,如今已经看不到这种植物了。

清晨细语

◆陈继新

清晨,在雨滴敲打窗户的滴嗒声中,晨曦,轻柔着我迷蒙的睡眠,殷勤地牵着我的思绪飞扬。

细细的雨,犹如梦呓,轻而脆。明晰的节奏,诉说着从容和淡定。

徐徐的风,穿过雨,透进光,绕过墙,清爽而缠绵。校园里的玉兰,清翠婀娜,绿叶上的雨,沿叶而滴,

不知是雨点缀了绿,还是绿烘托了雨。捧一盏清香四溢的晨曦,我愿沉醉不醒。雨停了,天空,很明净。雨让所有的污浊都失去了踪影。

路上的学生,带着清脆的笑容,丰满了这明净的清晨。

朗朗的读书声,熟悉地扣响我的耳膜,我从容的,在这个隆重而普通的清晨,走近、走进,我郑重而平凡的生活。

(作者系昭山乡中心学校教师)

◆冯海洋

农村里各种小动物也特别多,是农村孩子的天然玩具。不仅有金色甲壳虫,有叫得响亮的知了,有爱斗的蟋蟀,还有夏天夜里一闪一闪飞过的萤火虫。当然,还有个头肥大的蜚人的黄蜂和令人心生恐惧的蜈蚣。

“多识草木虫鱼之名”,这对如今的孩子来说已是遥不可及的愿望。食物越来越精细,谁还认识山野里那些粗粝生长的动植物呢?世界日新月异,我们童年的回忆脆弱不堪。

暮色苍茫,远望山脚下的人家,不见炊烟。

仰天湖畔

乘着梦想的翅膀

◆陈芳

当我第一次踏足菁菁校园,校园传来琅琅的书声;当我第一次看到三尺讲台,讲台散发神奇的魅力;当我第一次领略教师风采,教师吸引崇拜的目光……我就梦想着,长大后能成为一名教师。

当我八九岁的时候,仍然和院子里的小不点儿们打成一片,我们的游戏里,最常见的就是模仿教师上课。我喜欢手拿教鞭站在门板前神气的样子,那群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则搬着小板凳坐在周围乖乖地鹦鹉学舌,这最初的教学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,而今我已在三尺讲台从教十几年,偶想当年,虽然人事两非,但孩提时的梦想从未改变。

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,初三那年,我卯足了劲儿,专心致力于学习,经常是凌晨五点多起床读书,夜里十二点还未熄灯睡觉,有时甚至睡在床上,还在脑海中思考着各种难题,一旦破解,就兴奋得觉也睡不着,爸爸说我要走火入魔了。的确,我做事情从来没有那样认真过,要知道,初三以前我一直成绩平平,初中的最后一年我才得知若能考入师范,就很有可能成为教师。我梦想的火种就此被点燃。初三毕业,我不可思议的考上了师范,我的付出总算没有白费。从那时起,我明白了这个道理:因为执着了梦想,我的人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色彩和向上的张力。

师范的三年,是闲适的三年,我在湘师度过了没有尘嚣的农家时光,我立志献身乡村教育。毕业后我如愿来到了昭山的绿土上,在湘江畔开始我教书育人的生涯。这里,没有林立的高楼,却有青郁的山树;这里,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,却不乏勤劳的巧手;这里,没有富贵的家庭,却时常见到质朴的笑脸……寒来暑往的十几个春秋里,我深深地融入了这里,也日益地眷恋着这里。

清楚地记得在学校上的第一堂课,我在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,就请班上的同学一一

上台来介绍自己。我给了他们几分钟时间准备,要求每个同学能上台,大声介绍自己,说说自己名字的由来,或者兴趣爱好,或者家庭情况,等等。很多孩子都不敢上台,因为没有尝试过,但在我的鼓励和催促下,他们上台了,匆匆说了几句就迫不及待地下来了。轮到一个小女孩时,起初她说什么也不肯上台,在大家的劝说下她终于上去了,可还没说上两句,就紧张得不行,最后居然忍不住哭着跑下台。课后,我找她谈话,她说自己就是胆小,怕被别人笑。我微笑着鼓励她:“要知道,凡事都有第一次,你第一次的自我介绍虽然没有说完,但你勇敢地走上台来了,这就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,也许是还没有准备得太充分,你愿意今天回家再好好准备准备,明天继续上台吗?还可以吗?”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与不安。我拍拍她的肩膀:“要相信自己。”

第二天,她再次走上了讲台,磕磕绊绊地完成了她的第二次演讲。此后,我在班上开展了课前三分种的演讲,每节课前请一位同学花1-2分钟进行演讲,并及时进行点评。三年过去了,每一位同学都能上台较为流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了,特别是那个女孩,她曾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并获一等奖。毕业班会上,她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我:“陈老师,你知道吗,我不再是当年那个害羞胆怯的小女孩了。”是啊,当年那个因害羞而哭着跑下讲台的小女孩长大了,她现在变得坚强了,自信了。我就是她成长的见证者。能够见证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足迹,哪怕只有一小步,也足以让我的内心变得丰富。教师的意义正在于此。

昭山的天地是宽广的,但我们只要耕耘足下的那一块;教师的职业是平凡的,但我们可以打磨出学生耀眼的那一面;我的梦想是微小的,但执着可以让它变成动人的那一个。

(作者系易家湾镇中心学校教师)

